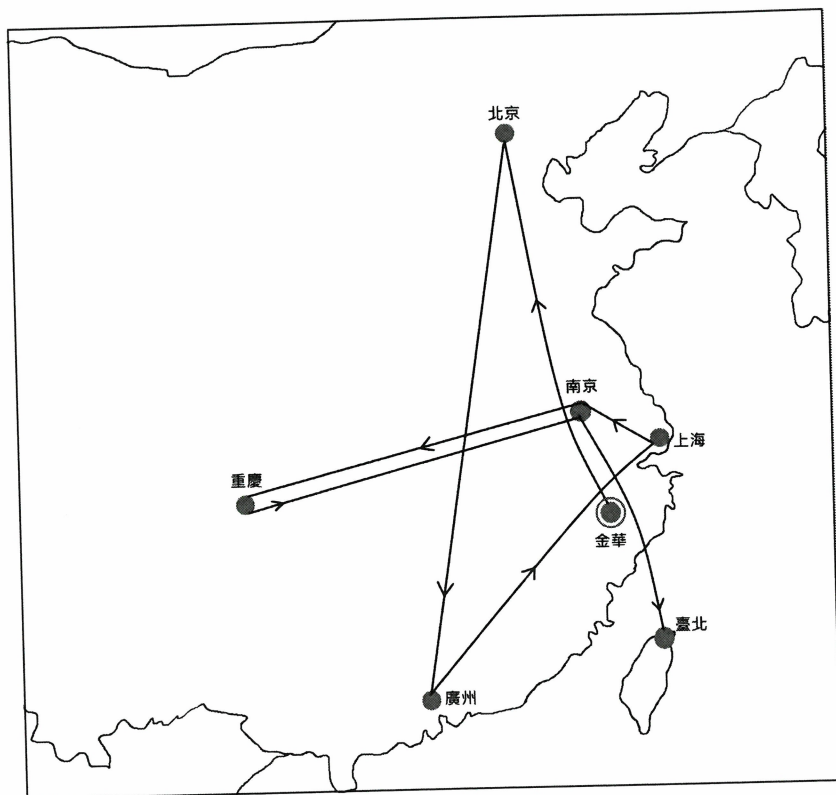


故事，先從徐炎之在金華說起，待他到了北京，結識張善籛，兩個人就成為一輩子的婚姻與崑曲伴侶。先以圖片示意他們一生南北遷徙的主要路線：



徐炎之伉儷南北遷徙示意圖。(馮馨元製圖)

來自金華的笛聲曲韻

徐炎之，本名濤，但以字「炎之」通行於世。清光緒25年（1899）¹農曆7月4日，生於浙江金華。

廟前的戲臺，鑼鼓喧嚷，演得正熱鬧哪！小徐濤牽著長輩的衣角，站在戲臺前的空地，從挨挨擠擠的人群裡伸出小腦袋，東張西望，一會兒對著臺上你來我往的表演出神，一會兒又轉向旁邊，看著手裡忙個不停的樂師們，就這樣，戲裡的聲響吸引著他，從戲臺悄悄延伸到宅院的大門後。

當時浙東金華府的八個縣，幾乎都流行崑曲，而且崑曲地位崇高，每到秋收時節，廟會酬神演戲，雖然有崑班、徽班、三合班等三四個班子，甚至七八個班子，搭著草臺，圍在廟宇周圍，但到晚上開臺時，有個規矩，如果崑曲不先吹起長號，打出鑼鼓，其他班子就不准開始演戲。

徐濤喜歡崑曲，年方九歲，嗓音清亮、中氣飽滿，被一位也迷崑曲的舅舅注意到了！於是舅舅行醫之餘，就帶他躲在第一進大門背後，這是一所三進的宅邸，此處遠離大廳，是眾人都不會注意到、也聽不到聲響的地方，就在這兒啟蒙，教他唱曲、吹笛。這麼

¹ 徐炎之出生年並無證明文件可供依憑，洪惟助主編：《崑曲辭典》（宜蘭：國立傳統藝術中心，2002），寫1898年（頁693）；嵇若昕：〈奔波教授崑曲三十年〉，《中央日報》第9版（1981年6月3日）寫民國前13年（1899）。由於徐炎之年長張善籛10歲，而張善籛身分證明文件登載出生於民前3年（1909），推算徐炎之出生於1899年。



浙江金華蘭溪市官塘鄉官路邊童心崑劇團演出野台戲〈大八仙〉。(1998年，洪惟助提供)



浙江金華蘭溪市官塘鄉官路邊童心崑劇團野台戲的後場，正在吹奏「先鋒」。(1998年，洪惟助提供)

偷偷地不敢張揚，是因為徐濤的父親認為小孩子應該要好好讀書，惟恐他耽溺崑曲，荒廢學業；再者，戲子、吹鼓手之流，在當時被

視為卑下的職業，如果沒有以崑曲陶冶子弟氣質的家風，難免認為學唱學吹，不是一般良家子弟所為。

漸漸地，在學校裡，老師、同學都知道徐濤歡喜崑曲，他曾經在學校辦的一場追悼會上，以音樂老師利用崑曲曲牌編成的歌曲，代表班上表達哀思。²中學畢業之後，徐濤遠赴北京就讀大學，那裡有各式各樣的崑曲聚會，這個年紀輕輕就會唱曲擷笛的後生，深獲曲壇前輩欣賞，頗受提攜。此後，他的崑曲活動多采多姿，由北而南，由學而教，實為一輩子的愛好，雖然遠離故鄉金華，但凡有崑曲處，他殷勤尋覓同道者；沒有崑曲的地方，他就是辛勤的播種者。

² 金華部分參考以下兩筆文獻寫成：嵇若昕：〈奔波教授崑曲三十年〉，《中央日報》第9版（1981年6月3日）。葉樹嫻主持：「專訪崑曲笛王徐炎之」，中廣新聞網，1987年12月25日播出，臺北：國家圖書館典藏，「數位影音服務系統」，<http://dava.ncl.edu.tw/MetadataInfo.aspx?funtype=0&id=391841&PlayType=1&BLID=393251>（2013.4.1瀏覽）。

赴北京深造與結褵

徐炎之中學畢業後，約民國6年（1917）赴北京高等師範學校（今北京師範大學）攻讀體育，也活躍於校園外的崑曲活動。

當時在北京曲壇相遇的前輩名家，有編訂《集成曲譜》的王季烈（1873-1952）、劉富樑（1875-1936），以及在北京大學教授曲學的吳梅（1884-1939），他們正當盛年，而徐炎之不過20歲左右，因為在曲社小有名氣，還引來王季烈、劉富樑相約，晤談甚歡；甚至，曾與吳梅有過一些爭辯，吳梅主張咬字清晰，為了字正腔圓，若嘴型誇張而影響臉部表情，也不需介意，徐炎之則認為，戲劇表演注重整體美感，過分強調咬字與音準，破壞整體形象，並不妥當。³這位來勢洶洶，甚具主見，注重崑曲整體性的年輕後生，頗得人緣，還引起年少的女性曲友張善薌的注意。

張善薌出生於清宣統元年（1909）農曆2月29日，她小徐炎之10歲，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。張家原籍浙江海寧，家居北京，張善薌的父親是醫師，由於家庭環境不錯，日常生活時尚而風雅，往來應酬或打麻將，少不了時髦的香煙，纏在大人身旁的小善薌，起初是幫忙點煙，慢慢也就學會抽煙了；⁴而張善薌的父親擅演崑曲巾生，兼能吹笛，張善薌在家庭薰陶下，早已熟習唱腔。

³ 鄭文：〈笛王徐炎之 崑曲第一人〉，《中央日報》第10版（1987年8月27日）。

⁴ 蕭本耀口述，2013年4月26日。

徐炎之大學畢業後，曾在師大附中教體育，當時初中部的學生有二人來臺灣多年之後，還記得老師，一是本名夏承楹的專欄作家何凡、一是自稱「老蓋仙」的動物學家夏元瑜。在夏元瑜的印象中，徐老師的形貌是「個子不高，精神飽滿，曬得黑中透亮」、說起話來「國語中帶點江南口音」，在到處說著京片子、人高馬大的北京，這位來自南方，濃眉大耳、年輕而充滿活力、「能騎著沒鞍的馬飛跑」的體育老師，讓學生印象深刻，至於徐老師怎麼和崑曲沾上關係，這些老學生可就不明白了。⁵

徐炎之與張善薌因為崑曲而結識，在他26歲時，與年方16歲的張善薌締結良緣，成就曲壇一段佳話，此後兩人不但是家庭生活的伴侶，更是崑曲活動的夥伴。張善薌晚年，崑劇《牆頭馬上》的錄音傳入臺灣，她聽了之後，直說自己的婚姻有如現代的《牆頭馬上》。⁷這對未經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因自由戀愛而結褵的夫妻，未能得到家長的祝福，於是離開北京，南下廣州，並在隔年喜獲麟兒，因廣州又名穗城，遂為長子取名穗生（民國15年生，1926），三年之後，明珠入掌，有了女兒穗蘭（民國18年生，1929）。在廣州的徐炎之，曾於廣州大學執教，又任黃埔軍校教官，在戰時獲配槍枝，⁸唯不知任教科目。



徐炎之（右）定居臺北後，某年宴會，與任教北京師範大學附中時的學生夏元瑜（左）敘談。⁶

⁵ 夏元瑜：〈來臺遇師·徐炎之老師的君子豹變〉，收入夏元瑜：《弘揚飯統》（臺北：九歌出版社，1983），頁228-229。

⁶ 本書照片，未特別註明者，皆為陳彬收存或提供。

⁷ 王希一口述，2013年4月9日。

⁸ 陳金章，臺北報導，無標題，《聯合報》第9版（1989年11月1日）。該文提及徐炎之女兒徐穗蘭在父親辭世後，將遺物子彈及彈殼繳回警察局，並說明父親為黃埔軍

■ 上海的體育與崑曲活動

徐炎之32歲左右，轉赴上海，任教於勞動大學，擔任體育指導。⁹這一時期徐炎之的工作概況，可以據《申報》的新聞，稍作勾勒。在體育課上，他帶領學生強身健體，在校隊裡，又擔任籃球隊教練，曾經率團至南京、蘇州等地出賽，凱旋而歸；在校內頗具名望、人緣也好，經常被託付公共事務，如民國20年（1931）2月出任體育主任，10月又擔任校內師生共組「抗日會」改組的籌備委員，隔年一二八淞滬事變後，因日軍轟炸，位於江灣的校舍不堪使用，6月教育部訓令停辦勞大，激起師生共同護校，教職員公推徐炎之為護校委員會執行委員。

徐炎之的體育專業，在校外也頗受青睞，如參與上海體育指導聯合會的籌備會議、受聘為全國體育會議專家，為體育教育提供建言；還經常擔任賽事裁判，如吳淞商船學校田徑賽運動會的總裁判、江南大學體育協會第五屆田徑賽運動會裁判、上海市第二屆全市運動會田徑賽裁判等，在田徑場上，從運動員檢錄起，徐炎之隨時注意場上是否有運動員犯規，目光隨著選手騰躍而起，凝神注視身體力度帶出的弧線與過桿高度，或者緊盯跑道上即將衝過終點線的領先選手。勞動大學停辦之後，隔年（民國22年）徐炎之仍參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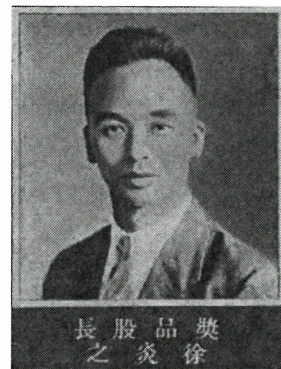
校教官，配槍，但槍枝早在民國50年左右即已繳回。

⁹ 據〈社院網球比賽消息〉，《勞大週刊》第4卷第12期（1930年11月24日），頁7。

在首都南京舉辦的全國運動會，擔任獎品股股長、田徑全能賽裁判。¹⁰全運會可能是徐炎之職業生涯轉變的契機，原本在上海擔任教育人員，後徙居南京擔任公務人員。

張善薌在上海時期，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，女兒穗蘭，小時候體弱多病，三天兩頭得吃藥，她右嘴角有個小疤，是用筷子強迫餵藥而留下的，甚至多次從死神手裡驚險脫身。¹²張善薌身為忙碌的家庭主婦，她並沒有放下崑曲，仍與上海曲友們來往，雅愛串演的她，即使後來定居南京，當朱履和、許伯適、劉訢萬等發起的「風社」在上海成立，並於民國25年（1936）6月29日在蘭心戲院演出，張善薌還特地從南京趕到滬上，演出她拿手的《蝴蝶夢·說親回話》，¹³以戲會友。

徐炎之在上海認識的新曲友，包括日後被譽為京崑大師的俞振飛，當年的崑曲活動雖難以盡知，但徐炎之與俞振飛的交誼卻跨越時空：徐炎之擁有一把笛子，乃俞振飛所贈，笛身顏色較為深褐，隨他輾轉遷徙，帶至臺北；¹⁴等到民國77年（1988），海峽兩岸開放交流後，俞振飛託臺灣曲友賈馨園帶回問候徐炎之的錄音；當



徐炎之年輕時丰姿俊雅的照片（引自〈全國運動大會重要職員玉照〉，1933年）。¹¹

¹⁰ 以上徐炎之體育活動，乃據《申報》新聞寫成，檢索「民國文獻大全」、「中國近代報刊庫·大報編——《申報》」、「瀚堂近代報刊」等資料庫而得。

¹¹ 〈全國運動大會重要職員玉照〉，《申報·全國運動會紀念特刊》，1933年10月10日，頁6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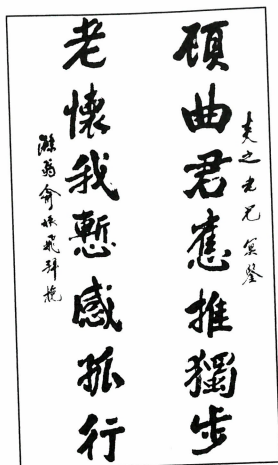
¹² 徐謙：〈我的父親徐炎之〉，《吾愛吾家》（公教版）128期（1989年8月），頁52-54。

¹³ 〈風社昨假蘭心表演崑劇〉，《申報》第15版（1936年6月30日）。亦可參考吳新雷撰稿之「風社」詞條，見於吳新雷主編：《中國崑劇大辭典》（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280。

¹⁴ 蕭本耀口述，2013年4月26日。蕭本耀曾親見該笛，但如今不知下落。

年11月，俞振飛赴香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學授予榮譽博士，當時徐炎之弟子蕭本耀、陳彬等預計赴港欣賞上海崑劇團專業演員的演出，¹⁵知道消息時，因入港證照需時二至三週，已經來不及讓二老在港會晤，¹⁶俞振飛當時聽說徐炎之在臺灣傳承崑曲，非常高興，沒想到隔年徐炎之即因病辭世，兩位老友緣慳一面，俞振飛只能隔海寄來輓聯「顧曲君應推獨步，老懷我慚感孤行。」當時他年近九十，除了推崇徐炎之的崑曲成就，對於同輩曲友凋零逝去，感傷不已。

1930年代的上海，市民對攝影趨之若鶩，雖然昂貴的相機，不是每個家庭都能負擔，但上相館拍照或看攝影展覽，則是新興的休閒娛樂。徐炎之在上海也趕時髦，精進攝影技巧，捕捉光影變化、按下快門，將美好的瞬間化為永恆，當時已有一張「西湖紀念塔雪景」照片，刊登在《圖畫時報》上，¹⁷嶄新的視覺影像經驗，讓他拿起相機就愛不釋手，攝影除了記錄生活，也兼具報導功用，到南京之後，攝影題材更為豐富，體育競賽、公務活動、風景名勝等，作品經常登載於畫報上，而攝影也成為他在崑曲之外，一輩子難以割捨的愛好。



俞振飛輓徐炎之（1989年）

¹⁵ 該次演出實為紀念梅蘭芳九十五週年的「梅蘭芳藝術大師經典名作匯演」，由梅葆玖率團赴港，同行的上海崑劇團演員，如梁谷音演出〈佳期〉、〈癡夢〉，蔡正仁與香港的鄧宛霞演出〈遊園驚夢〉。
¹⁶ 陳彬：〈我的崑曲因緣〉，收入陳彬編：《魏梁遺韻——紀念崑曲大師兩岸巡演》（臺北：水磨曲集劇團，2001），頁14。
¹⁷ 徐炎之攝影：〈西湖紀念塔雪景〉，《圖畫時報》第745期（1931年3月15日），頁2。這是目前所見徐炎之最早刊於畫報之作品，近影為雪地、枯枝，遠方則是紀念塔，相映成趣。

南京公餘聯歡社的崑曲風華

徐炎之一家四口，在民國21年（1932）勞動大學因淞滬事變被炸毀而停辦後，最晚民國23年（1934）就已定居南京，徐炎之任職於交通部，張善籟則是家庭主婦，直至民國26年（1937）爆發對日抗戰，才隨著國民政府，輾轉到重慶安居。南京時期，至多四、五年，他們的崑曲活動熱鬧而多樣，徐炎之經常晚上去唱曲、擷笛，週末還教孩子唱曲，張善籟則白天將老師請到家裡來教，或者與甘家曲人一起唱曲學戲，家庭生活中繚繞著笛聲曲韻，據其女徐穗蘭追憶：「記得小時候，家裡充滿了一種氣氛，那就是崑曲，父親是嗜曲如痴，母親也經常彩串，一週中總有兩三天在家排戲。在家中常見到的，多半是父親的曲友，與替母親排戲的老師傅，聽到的無非是笛聲和曲聲。」¹⁸

徐氏伉儷參加紫霞曲社、公餘聯歡社，除曲社內部活動外，還因公餘聯歡社的緣故，參與南京的戲曲盛會，如為梅蘭芳舉辦茶會、與仙霞社社員餐敘、欣賞京滬蘇崑劇專家聯合演出、招待韓世昌及白雲生等，¹⁹對外公開活動則有彩串演出、參加堂會、受邀中央廣播電臺廣播節目、灌錄唱片等，這些在《中央日報》、《吳梅

¹⁸ 徐謙：〈高唱崑曲帶著微笑到另一世界〉，收入應平書編：《紀念徐炎之先生百歲冥誕文集》（臺北：水磨曲集，1998），頁1。

¹⁹ 據《公餘半月刊》、《公餘月刊》社訊寫成，原文僅為記事，由於時間皆在1935-1937年之間，為免繁瑣，不一一引述。

日記》、《友恭堂——甘貢三及其子女的藝術生涯》，都為一時風華留下多筆速寫。還曾與杭州雪社曲友曲敘，雪社由曲家許友皋等召集，民國24年（1935）春天，陸藹棠邀請溥侗父女、張善籟伉儷等參與在自宅舉辦的江浙滬曲友會唱；²⁰民國26年3月，褚民誼、徐炎之等，又與雪社曲友，同赴杭州超山賞梅，徐炎之為同行曲友在梅花盛開的枝頭下合影留念，²¹不亦樂乎！

曲社活動概況

徐氏伉儷雖然夫婦皆雅愛崑曲，但不同於晚清以來江南的世家大族，如南京的甘家、蘇州的張家等，以崑曲化育子弟的氣質涵養，宅邸就是主要的崑曲活動空間，與族中親眷共同習曲觀戲，徐氏伉儷則是參與家庭之外，各界曲友組成的曲社，場域在公共空間，活動多是開放性質的，南京時期主要參加紫霞曲社、公餘聯歡社崑曲股。

「紫霞曲社」，成立於民國21年（1932），社址在楊公井中華書局樓上，其命名由來，可見於《吳梅日記》1932年11月12日，因曲友曾往鍾山名勝紫霞洞放歌一遊，故名「紫霞」，該晚特邀吳梅為社長，在顧蔭亭家晚飯，席間諸君姓名皆見記載，當時約定每休沐日（休假日）聚會，每個月的例份（社費）是五元。徐炎之伉儷雖未參與該次聚會，但《吳梅日記》1934年3月4日，載是日下午吳南青（吳梅之子）與徐炎之歌《琵琶記·廊會》，吳梅專做搭頭（邊配腳色），晚間則有徐夫人（張善籟）與薛夫人（張惠娟）串演。²²徐炎之雖然小生曲子唱得最好，但能曲甚多，該日唱的〈廊

會〉，為牛小姐、趙五娘的對手戲，徐炎之也唱旦行曲子，而當時唱曲，是唱整齣戲，不是只唱主要的曲子，吳梅才要來做搭頭，幫忙唸丫鬢惜春、院公的幾句白口。而張善籟，擅長串演，相關的記載，多是她演出某某戲，罕見她唱曲。

「公餘聯歡社」簡稱公餘社。該社的性質為國民政府公務人員俱樂部，旨在公餘聯絡感情、追求正當娛樂，由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發起，後被推選為主任理事。於民國23年（1934）1月14日正式成立，社址設在香舖營21號，²³軍職、黨職人員也可加入，成立不久即有社員一千五百餘人，設有體育組、音樂組、棋術組、戲劇組等，各組下再細分若干股。後建有禮堂，於民國25年（1936）1月25日二週年社慶時舉行落成典禮，定名中正堂，²⁴遂有寬敞舒適之活動及演出場所。民國26年（1937）1月22日起連續三天，舉辦三週年慶祝遊藝會。²⁵數月之後，七七事變爆發，國民政府遷都重慶，一時熱鬧煙消雲散。²⁶當年的盛況，可從《中央日報》及社刊《公餘半月刊》、《公餘月刊》略知一二。²⁷徐炎之當時任職行政院，在公餘聯歡社頗為活躍，擔任文藝組攝影股長、體育組球類股

社，2002），頁232-233、398。

²³ 以上據〈公務人員俱樂部 定名公餘聯歡社 定十四日正式成立 已加入者九百餘人〉，《中央日報》第7版（1934年1月6日）。〈公餘聯歡社明晨舉行成立大會 請各報社記者及社員參加 香舖營二十一號社址亦開放〉，《中央日報》第7版（1934年1月20日）。〈公餘聯歡社選定常務理事 推褚民誼為主任理事 黨軍人員亦可為新員〉，《中央日報》第7版（1936年1月28日）。〈公餘聯歡社定期演劇 紅豆館主連續四場〉，《中央日報》第10版（1934年5月19日）。

²⁴ 〈公餘聯歡社 將行二週年紀念 備有音樂平劇節目 並行中正堂落成禮〉，《中央日報》第7版（1936年1月6日）。

²⁵ 〈公餘聯歡社舉行三週年紀念 昨日起表演遊藝三日〉，《中央日報》第7版（1937年1月23日）。

²⁶ 抗日戰爭勝利還都南京後，《中央日報》偶見假公餘聯歡社場地舉行活動之消息，亦有零星活動，如〈公餘聯歡社籌設遊藝組 決定首先習唱平劇〉，《中央日報》第7版（1947年1月6日）。

²⁷ 《公餘半月刊》創刊於1935年5月16日，初為半月刊，自1936年3月1日起，按月發刊一次，改稱《公餘月刊》，曾於《公餘月刊》第2卷第2期（1935年2月21日）刊登〈本刊啓事〉說明，見頁12（原頁碼有誤，有二個第12頁，此為第二個）。

²⁰ 據文芳「雪社」詞條，見吳新雷主編：《中國崑劇大辭典》，頁284。

²¹ 據《北洋畫報》第2版（1937年3月16日），共有二張署名徐炎之攝影的照片，唯圖說「杭州雪社社長褚民誼」當有訛誤。

²² 紫霞曲社活動均見王衛民編校：《吳梅全集·日記卷》（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社